

榆 树 下 的 欲 望

尤金·奥尼尔

中央戏剧学院

尤金·奥尼尔

榆树下的欲望

欧阳基 译

前 言

奥尼尔 (1888—1953), 美国戏剧家。生于纽约, 从小跟父亲所在的剧团在各地旅行, 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过一年学, 去洪都拉斯淘过金, 当过水手、记者、乞丐、患过霍乱、肺病, 对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东方神秘主义均有兴趣, 也曾试图自杀。最终决定以写作为生, 当个剧作家。他一生写了四十多部戏, 得过四次普利策奖。鉴于他的成就, 瑞典文学院于 1936 年向他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美国的戏剧史家称: 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院, 奥尼尔之后, 美国才有了戏剧。他是横贯二十世纪的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1913 年至 1914 年, 奥尼尔初涉戏剧创作, 逸兴湍飞, 一气写了 9 部戏, 但都是些涂鸦之作, 惟有《东航加迪夫》一剧尚可。为了提高编剧技艺, 他投在哈佛大学贝克教授门下学习, 但是半途而废, 仍回去写他的剧本。在 1917 年里, 又写了《鲸油》、《在交战区》、《远航归来》和《加勒比之月》等几个独幕剧。但是真正奠定他剧作家地位的是他在 1918 年写的《天边外》, 此剧得以在百老汇上演并得了普利策奖, 奥尼尔名声大振, 并且进入了在艺术上持续发展的历程。在这以后他的优秀作品还有《安娜·克里斯蒂》(1920)、《琼斯皇》(1920)、《毛猿》(1921)、《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1923)、《榆树下的欲望》(1924)、《马可百万》(1928)、《拉撒路笑了》(1928)、《大神布朗》(1925)、《奇异的插曲》(1927)、《发电机》(1929)、《哀悼》(1932)、《送冰的人来了》(1939)、《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1941) 等。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中国出现过两次奥尼尔戏剧热。

《榆树下的欲望》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写资产阶级家庭内

部为争夺财产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农场主卡博需要新婚妻子生一个儿子来继承他从前妻那里得到的财产，妻子只好跟卡博的儿子埃本调情，希望能从他那里怀个孩子。但是二人却弄假成真，相爱了，生了儿子。埃本以为他是被利用，结果这个情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情节设置有希腊悲剧意味。

登场人员

伊弗雷姆·卡伯特

西米恩 }
彼 得 } 伊弗雷姆的儿子
埃 本 }

阿比·普特南

一个少女，两个农场工人，一个提琴师，一名警长，以及周围农场的其他的人。

[全剧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八五〇年新英格兰卡伯特农舍里及其周围。房子南端对着一堵石墙，石墙中间有一扇木门通向乡村的大路。房舍完好无损，但需要重新油漆。房舍的墙是暗淡的灰色。百叶窗的绿漆已经退落。房舍两边各有一株高大的榆树。那弯曲蔓生的树枝覆盖着房顶，看上去既象保护着房子，又象是抑制着它。这两株大树呈现着一种邪恶的母性，一种妒忌和要压服一切的心理状态。它们和房子里的人们生活日益亲密相关，有着一一种令人震惊的人性。它们黑压压地笼罩着，把房子压得透不过气来，就象两个疲惫不堪的妇女把松垂的乳房、双手和头发倚靠在房顶上。下雨的时候，她们的泪珠单调地滴滴流下，在盖屋板上流失。

[一条小道从木门绕过房子右角通向前门。这边是一个狭窄的门廊。面朝观众的边墙，上层有两扇窗户，底层有两扇较大的窗户。上面两个是父亲卧室和兄弟们卧室的窗户。底层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客厅。客厅的窗帘总是下垂着。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农舍的外景。一八五〇年初夏一天的日落时分。无风，万籁俱寂。房顶上空，一片深浓的红云；绿色的榆树闪闪发光。但房舍却处在阴影中，相形之下，显得苍白失色。〕

〔门开了。埃本·卡伯特走到门廊的一头，站在那里，俯视着右边的大路。他手中拿着一个大铃，呆板地摇动着，发出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接着，他双手摆在臀部上，抬眼凝视天空，带着一种困惑的敬畏神情叹了口气，略似欣赏地脱口说道：〕

埃本 天哪，美极了！（目光朝下，皱着眉头，张望四周。他二十五岁，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他的面容端庄俊秀，但神色却是怨恨的、如临大敌似的。他那双阴沉沉的蔑视一切的眼睛使人联想起一只囚禁中的野兽。它每天身陷在牢笼里，但内心却不屈服。他身上有一股旺盛的却是被抑制的活力。他长着乌黑的头发，乌黑的小胡子，下巴上还留着少量稀疏卷曲的胡须，穿的是一身干农活的衣服。他极其厌恶地往地下啐了一口唾沫，转身回到房子里。）

〔西米恩和彼得从地里干活回家。他们的身材高大，比他们的异母兄弟老多了（西米恩三十九岁，彼得三十七

岁);长得比他结实,比他质朴,也更肥胖;面貌粗俗平庸,但比他精明和注重实际。由于多年干农活,他们的双肩都显得有点弯曲。他们穿着粘满泥巴的笨重的厚底皮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衣服上,脸孔上,双手上,光秃的臂膀上以及脖子上,都粘上了泥巴。全身散发着泥土味。他俩在屋前站了一会儿,接着,身子倚在锄把上,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呆呆地凝视着天空,脸上流露出受压而不甘屈从的表情。当他们向上仰望时,这种情绪逐渐缓和。

西米恩 (勉强地)美极了!

彼得 是呀!

西米恩 (突然转换话题)十八年前。

彼得 什么事呢?

西米恩 珍妮。我的老婆。她死了。

彼得 我早就忘了。

西米恩 可我还记得这件事,时时刻刻还回想这件事。这使我感到孤单。她的头发很长,长得象马尾巴,又象金子那样金黄。

彼得 可是,她死了。(冷漠地终止了谈论这件事,稍停)西米恩,人家说西部有金子。

西米恩 (仍然沉醉在落日的余晖中……含糊不清地)在天上吗?

彼得 喂,不妨说,肯定是有指望的。(激动起来)金子在天上,在西部,在金门,在加利福尼亚!黄金般的西部!遍地是金子!

西米恩 (也激动起来)地面上铺满了财宝,等着人们去挖掘!人们都说那是所罗门的宝库!(他们继续仰望了天空一会

儿，然后两眼低垂。)

彼得 (嘲笑抱怨地)可是这儿地面上满是石头，一层又一层的石头，堆成了石墙，一年又一年。他与你，与我，还有埃本。为他垒堆石墙，把我们围困在里面。

西米恩 我们干了活，献出了力气，献出了岁月，把力气和时间都刨掘到了地底下。(反抗地跺脚)在地下腐烂，变成了泥土，滋养了他的庄稼！(稍停)唉，这个农场给这附近还是带来好处的。

彼得 如果我们在加利福尼亚耕地，地里耕出来的就是一堆堆的金子！

西米恩 加利福尼亚几乎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必须好好打算打算。

彼得 (稍停)抛下在这里我们用血汗灌溉出来的一切，我是受不了的。(停顿。埃本从餐厅的窗户探出头来，倾听着。)

西米恩 是啊！(稍停)可能，他不久就会死的。

彼得 (疑惑地)很有可能。

西米恩 很有可能，谁知道呢。也许他现在就死了。

彼得 你必须有根有据。

西米恩 他已经走了整整两个月了。没有一点音讯。

彼得 就象今天这样的一个傍晚，他把我们丢下在地里，拴上马车到西部去了。那是完全反常的。从他娶了埃本的妈妈以后，三十多年来，除了到村子里去，从来没有离开过农场。(稍停，机灵地)我认为我们可以要求法院宣判他精神错乱。

西米恩 他非常巧妙地作弄过他们。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强。他们不会相信他精神失常。(稍停)我们必须等等，等到他入了土。

埃本 (挖苦地笑了笑)就这样尊重你们的父亲吗？(他们转过

身来：大吃一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咧嘴笑了笑，接着沉着脸说）但愿他死了才好。（他们眼睁睁地盯着他。他干巴巴地往下说）晚饭做好了。

西米恩和彼得（同声说）好。

埃本（仰望着天空）太阳落山真美啊！

西米恩和彼得（同声说）是啊。西部有金子。

埃本 是的。（手指着）你们说的是山那边牧场吗？

西米恩和彼得（同声说）在加利福尼亚。

埃本 嗯？（冷淡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慢吞吞地说）咳，晚饭都快凉了。（转身走进厨房。）

西米恩（震惊……咂着嘴）我饿了！

彼得（闻了一闻）我闻到了熏肉味。

西米恩（肚饥嘴馋）熏肉的味道真好！

彼得（以同样的口气）熏肉毕竟是熏肉，没有什么再比熏肉好吃的了！（他们互相用肩推挤，转过身来，又身子碰撞，急急忙忙地，笨手笨脚地向饭菜奔去，就象两头亲密无间的公牛，一同走去用晚餐。他们在房子的右角处消失，观众可以听到他们进门的声响。）

幕落

第 二 场

〔霞光渐趋消失。夜幕降临。厨房内部隐约可见，正中摆着一张松木桌子，右边后角落里有一个做饭的炉子，四把粗木的椅子，桌子上点燃着一根蜡烛。后墙中央挂着一张大的广告画，画上有了一只张着帆的船，用大字体写的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厨房用具挂在钉子上。一切都显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但是这里的气氛与其说是一个家用的厨房，倒不如说是一个军营的伙房。

〔桌子上，摆好了三个人的餐具。埃本从炉子上拿来煮土豆和熏肉，放在桌子上，还拿来了一块面包和一壶水。西米恩和彼得用肩推挤着走了进来，不声不响地倒在自己的椅子上。埃本也坐下。三个人一声不吭地吃着饭。两个哥哥就象田野里的野兽那样狼吞虎咽，埃本食欲不振，挑拣着吃，同时以克制的厌恶心情扫视了他们一眼。

西米恩 （突然转向埃本）当心！埃本，你不该讲那样的话。

彼得 讲那样的话不是无罪的啊！

埃本 什么？

西米恩 你愿他死。

埃本 咳，难道你们不愿他死吗？（稍停）

彼得 他是我们的爸爸！

埃本 （暴跳如雷）可不是我的爸爸！

西米恩 （冷淡地）你不会让别人那样说你的妈妈！哈哈！（突然发出一阵冷嘲热讽的狂笑。彼得也咧开嘴笑。）

埃本 （脸色变得苍白）我是说……我从来就不是他的儿子……

我不象他……他从来就没有我这个儿子。

彼得（冷淡地）等着吧，等你到了他那样的年纪！

埃本（强烈地）我就是我妈……每一滴血都是！（稍停。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目光惊奇但却又是冷淡的。）

彼得（回顾往事）她对西米恩和我都不错，是一个很少见的好后妈。

西米恩 她对所有的人都很好。

埃本（深受感动，站立起来，向他每个哥哥尴尬地鞠躬……结结巴巴地）谢谢你们。我是属于她的。她的后代。（他思绪万千地坐了下来。）

彼得（稍停……公正地）她甚至对他也是不错的。

埃本（怒不可遏地）恩将仇报，他害死了她！

西米恩（停顿了一下）谁也没有害死过谁。还是有种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凶手。

埃本 难道不是他把妈妈当牛当马累死的吗？

彼得 他把自己也当牛当马累得要死。他把西米恩、我和你也都当牛当马累得要死……只不过我们没有累死罢了。

西米恩 有种东西……驱使着他……驱使着我们……

埃本（报复地）哼，我要使他受到应得的报应！（接着，轻蔑地）有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

西米恩 不知道。

埃本（挖苦地）也许就是驱使你们去加利福尼亚的那种东西吧！（他们惊奇地望着他）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啊！（稍停）不过你们也永远去不了出产金子的地方！

彼得（自信地）也许是吧！

埃本 你们到哪里去弄钱呢？

彼得 我们可以走去。加利福尼亚……确实路途遥远……如果

你们把我们在农场走过的路一步一步衔接起来，我们都可以上月球去了！

埃本 印第安人会在旷野里剥掉你们的头皮。

西米恩 （显出一副冷酷的幽默）我们会对他们以牙还牙。

埃本 （果断地）事情可不是那样。你们决不会走的，因为你们也料想到了他不久就会死的。你们要等在这里，拿到你们的那份田产。

西米恩 （稍停）我们有这份权利呀。

彼得 三分之二的田产该给我们。

埃本 （一跃而起）你们没有权利要！她不是你们的妈！这是她的农场！难道不是他从她的手里偷走的吗？她死了，这才是我的农场啦！

西米恩 （挖苦地）跟爸爸说说这件事，他一回来就跟他说吧！我拿一块钱跟你打赌，他会哈哈大笑的。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哈哈大笑过一次。哈哈！（独自发出了一阵沉闷的笑声。）

彼得 （跟着他的哥哥一道取笑）哈哈！

西米恩 （稍停）埃本，你究竟有什么跟我们过不去的？你的眼睛里年年都隐藏着……有种东西。

彼得 是啊。

埃本 是啊。确实是这样。（突然冲口而出）在他把我妈当牛当马累个半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在他们之间调解调解，为我妈讲讲情，来报答她对你们的好处呢！（长时间的停顿。他们吃惊地望着他。）

西米恩 咳，牲口总得喂水！

彼得 木头总得劈碎！

西米恩 地总得耕作！

彼得 草总得晒干！

西米恩 肥料总得施撒！

彼得 新草总得清除！

西米恩 庄稼总得修剪！

彼得 奶总得挤出来！

埃本 （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话）墙也总得垒……石头垒着石头往上垒……垒到你们的心都变成了石头，你们把它垒到石墙上，垒到你们心中的墙上！

西米恩 （平淡地）我们从来就没有空去管。

彼得 （对埃本）你妈临死以前，你已经十五岁了，你的个子又长得不错，为什么你从来就不插手呢？

埃本 （粗暴地）有许多家务事忙着要做，不是吗？（稍停，接着，缓慢地）只是在她死了以后，我才开始想起这件事。我做饭……干她的那份活……这才使我了解了她，体会到了她所受过的苦……她会回来帮忙的……回来煮土豆……回来煎熏猪肉……回来烤饼干……回来弯着身子捅火，倒炉灰。她的眼睛跟过去一样，被煤烟熏得直淌泪水，血红血红的。她还是回来……晚上站在炉子边……她不能安心睡觉，不能安安宁宁地休息。她不习惯闲着……在坟墓里也还是闲不着。

西米恩 她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

埃本 她太劳累了。对于过度的劳累她已经习以为常了。这都是他所作所为的结果。（带着强烈的复仇情绪）迟早我是要管的。我要把过去我没有对他说过的话全说出来！我要高声大喊。我要让妈妈在坟墓里得到安息。（他又坐了下来，陷入沉思。他们以一种古怪而冷漠的好奇心望着他。）

彼得 （稍停）西米恩，你估计他向哪儿去了？

西米恩 不知道。他驾着一辆轻便马车，全身穿得整洁干净，那

匹马也刷得净亮，鼓着舌头，挥着马鞭，赶着车走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快要耕完了地，那正是春天，五月份，太阳下了山，西边一片金黄色，他赶着车往西去了。我喊着，“爸，你上哪儿去？”他在石墙边停了一会儿。他那双老蛇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象刚喝过一大瓶酒似的。他又象骡子那样龇牙咧嘴地说：“我回来之前你们不许跑掉！”

彼得 他知道不知道我们想去加利福尼亚？

西米恩 可能知道。不过我什么也没有说。看上去他有点古怪又象生病的样子。他说，“我整天就听见母鸡咯咯叫，公鸡喔喔啼。老是听见母牛哞哞叫，其他一切东西吵吵闹闹，直闹得我再也受不了。春天来了，可我觉得糟透了，”他说，“就象一棵光秃秃的老核桃树，只配当柴烧。”接着，我大概显露出一点儿满怀希望的样子，因为他又精力充沛起来，恶狠狠地说，“可别胡思乱想，认为我要死了。我起过誓要活到一百岁，我会做到，就是要使你们造孽的贪心不能得逞！现在我驾车走了，就象先知们所做的那样，在春天里出去寻找上帝的福音。你还是回去耕你的地吧。”说完，他哼着圣歌，赶着车走了。我认为他喝醉了，要不然的话，我会把他拦住的。

埃本（轻蔑地）不，你不会！你怕他。我从心底里感到你们两个人加起来也不比他强！

彼得（挖苦地）你呢？你是力士参孙吗？

埃本 我越来越身强力壮了。我在我的身上可以感受到这股力量……越来越身强力壮……到时候就会迸发出来！（他站立起来，穿上上衣，戴上帽子。他们望着他，逐渐露齿而笑。埃本局促不安地躲过他们的视线。）我出去一会儿……顺路走走。

彼得 到村子里去吗？

西米恩 去找明妮？

埃本 （挑战地）是的！

彼得 （嘲弄地）那个娼妇！

西米恩 玩女人……这就是你身上越来越强的那股力量。

埃本 嗯……她长得就是漂亮！

西米恩 抹上层新粉，四十岁的女人也就变成了漂亮的姑娘。

埃本 她还不到四十岁啦！

彼得 不到四十，也快近四十的边了。

埃本 （绝望地）你懂得什么……呢？

彼得 情况是这样……西米恩认识了她……后来我也认识了她……

西米恩 爸爸也可以告诉你她的事！他是头一个！

埃本 你的意思是说他……？

西米恩 （咧嘴而笑）是啊！我们继承了他所有的东西。

埃本 （强烈地）事情还不止这些呢！还多着啦！迟早都会暴露出来的！（接着，激烈地）我要去用拳头揍她的脸！（猛烈地拉开了后门。）

西米恩 （向彼得眨眼示意，慢吞吞地说）也许……可今天晚上挺暖和……挺美的……到了那儿，也许你就会亲她了！

彼得 他准会亲她！（他们两人粗野地放声大笑。埃本冲出门外，砰地把门关上。接着又关上了外面的前门，转过了屋角，在大门边站住，抬头凝视天空。）

西米恩 （从后面望着他）真象他的爸爸！

彼得 简直是一模一样！

西米恩 狗是要咬狗的。

彼得 是呀。（稍停。向往地）也许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就在加利福尼亚了。

西米恩 是的。(稍停。两人都打呵欠)我们去睡觉吧。(他吹熄了蜡烛。他们从后门走了出去。埃本把两臂伸向天空……倔强地。)

埃本 啊……天空有颗星星,而他在某个地方,我却在这儿,明妮在路的那边……在同一个晚上。如果我真的亲她又怎么样呢?她就象今天这个夜晚,温柔,暖和。她的双眼就象星星那样眨眼。她的嘴热乎乎的,那双臂膀也热乎乎的,就象温暖的刚耕过的土地那样散发着香气。她真漂亮……是呀!老天爷作证!她真漂亮。我不在乎在我之前她跟多少人睡过觉,也不在乎她跟什么人睡过觉,我比得上他们中的任何人!(迈开脚步向大路左边走去。)

幕落

第 三 场

[拂晓前,大地一片漆黑。埃本从左边进来,摸黑转到门口,苦笑着,自言自语地小声咒骂着。]

埃本 这个该死的老财迷!(可以听见他从前门进来。上楼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然后大声敲兄弟们卧室的门。)醒醒!

西米恩 (吃惊地)谁呀?

埃本 (把门推开进入屋里,手中拿着一支点着的蜡烛。兄弟们的卧室展现出来。屋顶天花板是倾斜的。只有在靠近中间隔开楼上房间的墙,他们才能挺立着。西米恩和彼得睡在房间前端的一张双人床上。埃本的帆布床安置在房间的后方。埃本的脸上既带慧笑又有怒容)是我!

彼得 (气冲冲地)出了什么事……?

埃本 我给你们带来了新闻!哈哈!(突然发出了一阵嘲弄的

狂笑)

西米恩 (气冲冲地)难道你就不能等我们睡醒了再说吗!

埃本 太阳快出来了。(突然冲口而出)他又结婚了!

西米恩和彼得 (冲口而出)爸爸吗?

埃本 他跟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结了婚……大家都说,还挺漂亮的呢……

西米恩 (惊呆地)简直是胡说八道!

彼得 是谁说的呢?

西米恩 他们在耍弄你啊!

埃本 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吧!全村的人都传开了。从新多佛来的那个牧师,带来了这个新闻……他把这个新闻告诉了我们村的牧师,……新多佛,就是这个老流氓结婚的地方,这个女人就住在那里……

彼得 (不再怀疑……吃惊地)咳……!

西米恩 (同样地)咳……!

埃本 (在床上坐了下来……愤愤然地)莫非他是从阴间跑出来的鬼吗?他是来作弄我们的……这个该死的老顽固!

彼得 (稍停)那么一切财产都属于她的了。

西米恩 一点也不错。(停了一停……阴郁地)好吧……要是这样……

彼得 这可苦了我们!(停了停……劝导地)西米恩,加利福尼亚遍地都是金子。我们在这里再呆下去不会有好处的。

西米恩 我正这样想着呢。(果断地)反正我们迟早是要走的,说走就走吧!我们走,一早就动身。

彼得 行!

埃本 你们一定愿意走着去吧!

西米恩 (挖苦地)如果你在我们身上插上了翅膀,我们就飞着